

【长篇小说】

大木◎作品

爽叔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实权

【长篇小说】

大木◎作品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权 / 大木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80256-274-5

I. ①实…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6604号

实权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王 鑫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274-5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突发事件/1
- 第二章 如履薄冰/15
- 第三章 媒体登场/30
- 第四章 命悬一线/47
- 第五章 尘埃落定/63
- 第六章 拨云见日/79
- 第七章 大展宏图/93
- 第八章 大胆地试/111
- 第九章 风波再起/131
- 第十章 有口皆碑/149
- 第十一章 还在争议/164
- 第十二章 依依惜别/173

第十三章	永不停歇/188
第十四章	温柔风暴/203
第十五章	别开生面/223
第十六章	“治湖”“治官”/239
第十七章	打破规则/254
第十八章	“海推”“公推”/270
第十九章	关键时刻/288
第二十章	白云蓝天/305

第一章 突发事件

—

灰霾阴沉的天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洁白晶莹的雪花落在青石板上久久不愿融化，闪烁着世间罕有的圣洁光芒，青石板也小心翼翼的，生怕弄脏了这上天派来的使者。是啊，这温柔轻盈的雪绒花漫天飞舞，也许这就是瑞雪兆丰年。

天刚亮，他拉开门，一阵寒风伴着米粒样雪花冲了进来，他和往常一样，出了门。并不因为寒风搅着雪而妨碍他兴奋激动的心情。每天早晨他都雷打不动地进行一个小时的锻炼，他依然西装革履，顶着风雪快步沿着街道往前跑。

回到招待所，一个人匆匆吃了早饭，依旧步行去办公室。刚出了门，突然觉得今天似乎与往常有些异常，这种异常是从他心里产生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哦！他的心一阵激动，四年前的今天，天气也是这样的寒冷，他在市委领导的陪同下来到石杨县，他从皇朴人的手里接过了石杨县县委书记的接力棒。不过与皇朴人不同的是，他冠以沂州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更高头衔兼任石杨县县委书记。四年来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甚至是旷世未闻的惊天大事。如今石杨县这条狭窄的街早已面目全非，整个县城已经焕然一新。四年，在历史长河里实在太短暂了，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虽然他屡屡遭遇到大小媒体的轰炸，或者说如同攻击，他也多少次如同行走在刀尖上，但是他的心里是坦荡的，他始终认为他问心无愧，尤其是没有愧对石杨县一百七十万老百姓。

这条太熟悉的街道，他每天都匆匆而出，又匆匆而归，但今天，他总是觉得有点特别。这个值得纪念而又不平常的日子和他的生日，和他入党的时间，以及参加工作的日子都有不同的纪念意义。然而，他只能将其埋藏在自己的心中。雪还在下，天地间一片白茫茫，他的头脑思绪翻腾，好像纷纷扬扬的雪片与他没有什么关系。

“裘书记，快上车，雪下得这么大。”他一抬头，见是司机小朱。

岁月向人类宣布二十世纪已经逝去，全世界六十七亿双手共同翻开历史的新篇章——二十一世纪，许多美好的憧憬在人们心中升腾着。我们无须用那聒噪的言语去叙述往事的艰辛和苦难，我们开始沿着主人公裘耀和的足迹，追寻他人生的轨迹。

我们的主人公裘耀和经历四年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对他的褒贬无须作出什么结论性的评判，应该说，最有说服力的是石杨县一百七十万人民群众，是石杨县生机盎然的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大地。

元旦过后就是春节，世纪之交的重大时刻给历史刻下深深的烙印，而对于每一个人，依然是那么平常。

然而，新世纪的第一个新年刚过，在石杨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忽如一夜春风来”，谁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又是从何人嘴里传出来一个令全县一百七十多万人亦喜亦忧的消息——县委书记裘耀和要调走了，升官了！

升官，对于官场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应该说，裘耀和也不例外。实事求是地讲，作为裘耀和，不仅没有任何领导向他透露半点信息，而他自己还没来得及想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他太清楚了，他到石杨四年来，无论是全县的经济建设，还是综合治理，到反腐败，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是他屡屡被媒体曝光，甚至轰炸，尤其是影响力极大的国家级重要媒体。这对他的负面影响，甚至对于石杨县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这样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备受争议的基层县官，在这样的时刻，哪一个上级领导会提议提拔他这样一个干部呢？

石杨县的历史上到底换过多少任县委书记，自有史载，可是这和全县一百七十万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一夜春风”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是四套班子成员都关注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信息，乡镇、县直机关领导以

至全体干部也都关注着这件事。裘耀和升迁成了茶余饭后的议题，就连普通农民也说不清为什么如此关注县委书记的升迁，有的人甚至不惜花费对他来说昂贵的电话费，专程告诉远在百里、千里之外打工的亲人。

这个消息的到来，令裘耀和有些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新世纪的第一个夏天伴随着裘耀和升迁的消息从冬天延续到春天，又从春天带到炎热的夏天。石杨县人民没有因为季节的变化、气温的上升而忘记了县委书记裘耀和在石杨这块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的激进改革手段，他惩治腐败、集资修路、干部“公推公选”等等，是大搞政绩工程，还是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不仅引起全国轰动，而且还引起了全社会两种截然对立的争论。

对于这样一个矛盾而又颇受争议的人物，他置身于官场当中，和当今中国千百万官员一样，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升迁而奋斗、拼搏。而绝大多数官员只盼望在自己执政期间多出政绩，多出成果，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工作中的失误，希望各种媒体都从正面关注他，然而，裘耀和却是一个另类。他的做法引来了大小报纸的褒奖和批评，甚至国家最高媒体都不止一次指责、批评过他。对于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的升迁不仅石杨县一百七十万人民在关注着他，那些屡屡批评他的媒体当然也不会放过他。

2000年夏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天气酷热，火辣辣的阳光晒得柏油路上的温度急剧升高，田野里的玉米叶子全都软软地挂了下来。天气预报气温39℃，可室外的柏油马路上少说也有五六十度。在这样的高温下，人们尽量躲在屋子里，手里不停地扇着扇子。

在石杨县城的大街上，在火辣辣的阳光下，裘耀和大步流星地走在一群人最前面，后面跟着一群似乎有些疲惫吃力的官员，有的人不停地抹着脸上那雨水般的汗水。奇怪，这家伙早已被媒体称为“酷吏”，怎么不酷？他一上任就让开会迟到的副县长站在门口听会；让不在办公室的乡长用办公室的座机往他的手机上打电话；在原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里一下子就揪出七个腐败分子；还让拿财政工资的干部每月扣工资百分之十用来修路……

二

裘耀和率领一班官员匆匆走在烈日下，这时，他手里的手机响了。

这个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县委书记，居然下令向社会公布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手机和办公电话，这是史无前例的。过去，各领导干部的电话都是保密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由一部分有一定职务的人知道，他的做法同样引来种种不同的声音。从那开始，他就没有一天夜里睡过整整三个小时的觉。只要走在外面，他几乎都是把手机握在手里的，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此刻，裘耀和一边迈着大步，一边接通了手机。

“喂，请问……”

“裘书记……”这声音有些颤抖，有几分惊慌，“裘书记，不……不好了……”

其实，此刻裘耀和还没有辨别出这个奇怪的声音是谁的。当然，裘耀和无论有多大的本领也不可能把全县一百七十万人口每个人的声音都辨得那么清楚的。但凡是向他告状、反映情况的电话都不会是像这样的声音，这个男子的声音像是大难临头，又像惊恐万状。

“怎么啦！”裘耀和说，“慢慢说，你是谁？”

“裘书记，我是长坝乡党委副书记章乔宣……”电话没声音了，裘耀和感觉到对方并没有挂断电话，而且听得出对方的环境一片吵闹。

“怎么不说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裘耀和急了，他并没因为接电话而放慢脚步，依然疾步地走在一群官员的最前面，裘耀和还是那么沉着镇静。是啊，面对一百七十万人口，每时每刻都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事，冷静意味着一个领导干部的成熟。他往旁边让了两步，脚下像踩在海绵上，夏天的太阳照射了一天，高温下的柏油路晒得滚烫而柔软。他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裘书记，不好了，”章乔宣像是哭着说，“出事了，出人命了……”

“什么什么什么！”裘耀和一改往日的沉着和镇静，一边急切地问一边靠向路边停了下来。高温和这个令他焦灼的电话，把他置于蒸笼中一样。他

的头上，脸上，身上，像刚从水中冒出来似的。

而此时，跟在他后面的那些县四套班子领导、乡镇党委书记、县委办局负责人，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朝裘耀和看了一眼，并没有停住脚步，仍然冒着酷暑，向既定目标走去。

裘耀和接完了电话，快步向人群赶上去，谁也不知道裘耀和接了一个什么样的电话，但无论从他的脸上，还是从他的脚步上，细心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他有些反常。裘耀和很快来到汪益鹤旁边，汪益鹤刚刚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改任县委副书记。

“老汪，过来一下。”裘耀和低声说。

汪益鹤跟在裘耀和身后，来到路边。凭汪益鹤这两年对裘耀和的了解，刚才的那个电话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电话，否则裘耀和不会这样急着把他拉到路边，何况头上的烈日晒得大家有些晕头转向。

裘耀和停了下来，脸色严峻，目不转睛地盯着汪益鹤。

“老汪，长坝乡出事了，我本应当赶过去的，但是，下午的会议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总结。所以……”

“好，我马上赶过去，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向你汇报的。”

这时，裘耀和才把长坝乡发生的事扼要地向汪益鹤勾勒了一下。随后又说：“你先去吧，现在长坝乡的书记周勤伦和顾同江还不知道，我马上通知他们。”

汪益鹤看了一眼裘耀和，觉得他被高温蒸红的脸上泉涌般的汗水没能掩盖他内心的紧张。这种现象让汪益鹤感到情况的严重。在他和裘耀和搭班子的几年里这是从没有过的现象。但是，他并不了解裘耀和，他看到的只是他的表象，他怎么可能看清他的实质呢！裘耀和由省级机关的一名处长。出任新建立的沂州市市委常委、副市长，这为他架起了通往官场大道的舷梯，只要他平稳地踏着舷梯，慢慢地稳稳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蹬，那一定是一个令人想往羡慕的未来。可是他却主动请求到这个多年来被省市领导都视为老大难的石杨县兼县委书记。这等于自己接过了这个烫手的山芋。许多朋友甚至领导对他的这个莫名其妙的选择不理解。然而他还是从那个舷梯，让许多官员恐惧而提心掉胆地下了一级台阶。

汪益鹤离开了，裘耀和的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或者说，他的灵魂跑在

汪益鹤的前面。他知道，长坝乡上河村此时此刻那血腥的场面，悲惨而凄凉，老百姓的哭声、骂声把烈日的阳光遮住，泪水变成倾盆大雨在流淌。他这个县委书记的命运正和这些呼天抢地的骂声、哭声联系在一起。

向农民征收提留款，这是那个时代的敏感话题，村一级向农民收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以及其他一些费用也就成了相当长时间里的干群之间的争论焦点，也是乡村干部和农民无法解决和调和的矛盾，这不能不说有着时代的局限和烙印。这天上午，长坝乡这个乡村小镇同样如同一个蒸笼，地上蒸出一种怪味，像火药味，又像酸臭味。田野里被太阳烤得冒烟，干燥而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一个个死气沉沉的村庄。

烈日当头，乡党委副书记章乔宣正犹豫着，该不该到村里去看看。他身穿汗衫，短裤头，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摇着。

“章书记——”

章乔宣一抬头，见上河村村委主任桑玉田的自行车已经冲到他的宿舍门口。抬头一看，只见桑玉田的大平头上湿淋淋的，汗水从他的毛孔穿过粗壮而坚硬的短发，又从发尖滴了下来。圆领汗衫被汗水浸湿后粘在身上，透出黝黑的皮肤。“老桑——”章乔宣一边退到屋里，一边把手里的芭蕉扇递给桑玉田。桑玉田没有接过芭蕉扇，从宽大的短裤口袋里掏出香烟，用那湿淋淋的手指抽出一支烟，章乔宣摆着手说：“老桑啊，你还嫌温度不够啊，还要点火加温？”桑玉田还是把一支烟塞到章乔宣的手里，说：“我啊，天气越热我越要抽，管他呢，不抽不舒服。”桑玉田要给章乔宣点烟，章乔宣只摆手。

“章书记，我还怕你走了呢，碰不上你。”桑玉田说着，扔掉大半截香烟，蹿出屋，把头伸到水龙头下，冲了一会儿头，又转过脸，张开嘴咕噜咕噜地喝了半天。桑玉田像水鬼似的又站在门空里，说：“走啊，章书记，我知道你怕热，农村比你们这乡政府凉快多了，今天中午不喝辣酒，喝啤酒好吧！”“走！”章乔宣戴上草帽，推出自行车。

“章书记，刘以松拖欠提留款，仗着他几个儿子的野性，坚决不配合村里工作。”桑玉田跟在章乔宣身边说。

“刘以松家是不是交不起提留款？”章乔宣问。

“交不交得起都得交，他不交，那么多农民都攀着他，今天必须剃他的

头。”桑玉田说，“所以我怕你有别的事，亲自来请你去坐镇。”

章乔宣不再说话，跳上自行车，顶着烈日，出了乡政府大门，向东驶去。

三

关于刘以松和村里的矛盾，章乔宣早有耳闻，他一边用力踩着自行车，头脑中一边想，他这个乡党委副书记多少也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却要亲自催农民交提留款，这样酷热的天气，他真的不想出门，可是偏偏村委主任上了门，他觉得有些身不由己。

到了村委会，桑玉田早已跳下自行车，把自行车支在大柳树下，又接过章乔宣的自行车。还没进门，桑玉田就大声吆喝给章书记打水。章乔宣洗了一把脸，桑玉田说：“章书记，你就坐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有你在，我们就信心百倍了。”桑玉田让站在一旁的青年给章书记切西瓜，指指凳子说：“章书记，你在这儿凉快凉快，我们现在就去了，有什么情况随时向你汇报。”

桑玉田走到门口，章乔宣喊道：“注意方法啊！”

出了村委会，几个青年迎了上来，桑玉田说：“走！”

刘以松家离村委会不过几百米路，自行车还没放开，只见在一片有气无力的被晒得低下头的玉米田里躺着一个萧索的村庄，一眼看去，不见一个人。

刘以松一看桑玉田带来了那么多人，满脸怒气，他虽然感觉到今天来者不善，可他知道，这些村干部也是得罪不起的，就想逃之夭夭。

桑玉田让人拦住刘以松，三句话没说，就吵了起来。话不投机半句多，当桑玉田提出让刘以松交提留款时，刘以松不仅提出村里所收提留款不合理，还拂袖欲要离去。桑玉田手一挥，旁边蹿上几个年轻人，气势汹汹地拦住刘以松，双方很快就剑拔弩张，你一言我人语地大吵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刘以松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大喝一声准备撤退。

“想跑？你能跑得了吗？”

“让开！”刘以松推开拦在他前面的青年。

“动手了？来！”高个子青年一把抓住刘以松的胳膊，一脚踢在刘以松的右腿上。

刘以松踉跄了一下，稍作犹豫，一股怒火直冲头顶，力大无比的刘以松把那个青年撞倒在地。

刘以松的大儿子刘士军闻知村里来了那么多人到父亲家，一头火气往家奔。刚到父亲的屋后，从树丛里蹿出几个人，村委会副主任顾大新等三人拦住刘士军。刘士军感到事情不妙，回头往玉米地里跑，却被赶来的另一个大个子拉了回去。双方一句话也没说，便打了起来。刘士军势单力薄，一边应付着一边大声呼救。刘以松听到儿子的喊声，弃下桑玉田，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守在门外的村通讯员黄生凌一看刘以松冲出家门，迎着刘以松挥起手中的木棍就打，两人扭成一团，厮打起来。

刘以松的二儿子刘士伍得知父亲遭到乡村干部围攻，知道今天村干部有备而来，可他已无路可退，急忙赶来救援。可在半路上被村会计洪中流、民兵营长周良中截住。刘士伍满头怒火，又年轻气盛，虽然寡不敌众，但他拼死反抗。

桑玉田一看，刘家来势汹汹，不去想后果，一心要让刘家父子俯首归降，于是用手机向留守在村委会的支书张连华汇报，说：“张书记，刘家父子动手了，快派人来！”张连华立即派朱从生和朱从礼兄弟以及刘达明等多人赶去刘以松家。

刘以松拼出全身力气，抓住黄生凌手中的木棍，刘士军虽然知道今天凶多吉少，自己平日在村里被称作大力士，可是好汉不敌双拳，何况现在四五个年轻人对付他一个，但他使出平日学来的那点功夫，右腿一别，把那个青年放倒在地，随后扑到地上青年的身上，双手扼住他的脖子。

朱从生等七人在村支书张连华的指使下，赶来支援。途中每人带上一根木棍。路上看到刘士军双手死死掐住那青年的喉咙，朱从生兄弟俩对准刘士军挥棍乱打，刘士军已身有重伤，突然乱棍朝他打来，便放开地上的青年，回头拼死抓住朱从礼的木棍，企图反抗，此时，其他几人蜂拥而上，一阵棍棒向刘士军打过来。

身处绝境中的刘以松还不知道儿子刘士军已被众人打倒，但他清楚，今天的这场斗殴已经不是往日村民之间的矛盾，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于是刘以松决定拼出自己的一条命也要救出两个儿子。

乡党委副书记章乔宣虽然对刘以松家不肯交提留款一事感到气愤，今

天来上河村坐镇，可他并不曾想到刘以松和村干部积怨那么深。当他得知村支书张连华和村委主任桑玉田似乎早有准备要报复刘以松一家时，不知为何，他的头脑突然冷静下来，今天真的发生了人命案，他这个乡党委副书记岂能脱得了干系！正当章乔宣焦急万分时，一个青年慌慌张张来找张连华。章乔宣一看这青年满脸杀气，两眼红红的，已知大事不妙，没等这青年说话，睁大双眼说：“怎么了，快说？”“章书记……刘士伍和刘以松都已受伤被擒，刘士军已经没气了！”章乔宣全身不寒而栗，一把抓住青年的肩膀，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人死了没有？”青年点点头，说：“死了，太过瘾了！”章乔宣惊恐万状，骂道：“混蛋，谁让你们把人打死了！”章乔宣来不及骑自行车，箭一般向那片玉米地里奔去。赶到现场时，见刘士军已全身是血，不省人事，躺在滚烫的黄土地上。章乔宣顿时慌了手脚，六神无主，来不及追究责任，立即指挥众人把刘士军抬到乡医院。

可是，一切都为时晚矣。人死了不能复生，大错已经铸成，章乔宣心中早已有数，人已经被打成这样，怕是凶多吉少。章乔宣丢了魂似的抓住医生的手，医生摇着头说人早已死了，还抢救什么！

章乔宣从未经历过这样重大的事件，一时乱了方寸。眼下，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都不在家，他现在成了乡里的当家人，他自然知道，只要人没死，一切都好说，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打死了，其后果是什么，他岂能想不到！

章乔宣先给乡党委书记周勤伦和乡长顾同江打电话，然而，偏偏他们的电话都打不通，情急之下，一时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就给县委书记裘耀和打了手机。

四

汪益鹤领了裘耀和的命令之后，还不知道长坝乡的事情严重到何种程度。但凭他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政治嗅觉。他隐隐地感觉到，这起农民之间的斗殴事件不比平常。他的第一感觉是从裘耀和的眼睛里发现的。平时的裘耀和，无论碰到什么事，就连国家电视台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他的目光里总是闪着自信和傲慢。然而，在刚才那一刻，却看到裘耀和的目光里透出几分

惊恐和慌乱。

汪益鹤大步向办公室走去，不，准确地说，他是跑步的。他一边跑一边给司机打电话，随后又给章乔宣打了手机。当他问起被打的人现在怎么样时，对方半天没说话，接着传来几声沙哑的叹息。

汪益鹤冲进办公室，拿起办公桌上的手提包，此刻的他早已大汗淋漓，像刚从水里爬出来一样。

司机一看他这个样子，只问了一声：“汪书记，你……”

没等司机小吴说完，汪益鹤上了车，门还没关好就说：“快，去长坝乡，越快越好！”

尽管汪益鹤还不了解事情发生的详细经过，但是他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打死了，这就是天大的事，无论乡村干部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都没有任何理由，政治和影响可不听什么理由。坐在轿车里的汪益鹤真的心急如焚，他担心死者家里一时冲动把事情闹得更大，万一再发生什么暴力事件，那可不得了。于是他给县公安局局长王光明打了电话，简单说了长坝乡发生的事，要求王光明马上带人赶到长坝乡，还指示王光明立即通知长坝乡派出所，先把几个打死人的嫌疑人抓起来再说。

王光明说还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怎么能先抓人呢？汪益鹤吼了起来：“王局长，为了平息事态，为了不出乱子，你必须这样做！这是裘书记的意见！”

让汪益鹤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车子刚进村，村口已经人山人海，轿车还没停稳，与其说汪益鹤是自己下车的，还不如说是被群众拖出来的。

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汪益鹤的心脏快要炸开似的，手机的响声像哀叫，像嚎哭，他不想接这个电话，想把手机摔碎。他抓着手机的手筛糠似的抖着。可当他瞥见手机上的号码时，他突然镇静了下来。

“裘书记……”

“老汪，你在哪里？”这是裘耀和的声音，“情况怎么样？”

“裘书记，我……”汪益鹤没有说下去。

“老汪，一定要稳住局面，我马上就到了。”裘耀和的声音那么沉重，“你告诉我，到底人死了没有？”

汪益鹤点着头，有气无力地说：“死了，死了！”

汪益鹤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大事，他虽然出生在农村，虽然高中毕业未考取大学，可是他后来当了兵，提了干，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直到转业了，都是事事顺心，至于死人，他平生见到的是第一次，而且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打死了！死人，这个可怕的事实，他从未研究过这两个字的深刻含意。现在他才清楚，人死了，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小的时候，听说人死了要埋在地下，而现在人死了是要烧掉的，一个好端端的人，推进炉子里，变成一缕青烟，这是多么可怕而又悲惨的事啊！一阵可怕的思绪之后，他终于抬起头，举目四望。啊，这是什么地方？眼前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不，岂止是陌生，个个脸上都杀气腾腾、怒不可遏，咒骂的、喊冤的、诉苦的，还有呼天哭地的。一时间他真的有些手足无措，六神无主了。

不要说乡干部，连村干部的影子都见不着，汪益鹤知道，此时此刻，他这个县委副书记连一文钱也不值了。

汪益鹤像是被定住了，悲伤而苦涩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冲击着他。在这段时间里他好像什么也没想，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他以为，说不定一时冲动的群众会骂他，或者对他拳脚相加。他想，如果真的是那样，他也绝对毫无怨言，老百姓心中有气、有怨，何况死了人！拿他出出气，发泄发泄心头的火，难道过分了吗！他觉得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不知道过了多久，除了那些听不清的怨恨和分不清的哭诉，却没有任何人动他一根毫毛。

经过不知道多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汪益鹤抬起头，他也不知道为何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语言，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面对着无辜的男女老少，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乡亲们！”汪益鹤觉得自己的声音不仅在颤抖，而且沙哑。他弯下腰，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在向人群深深地鞠躬。

“裘书记来了！”不知道是谁叫了起来，无数双眼睛穿过悲愤而拥挤的人群，汪益鹤并没有听到这声音。他的头脑里还在想着如何应对这场无法估量后果的打死人事件。

“老汪……”裘耀和是怎么出现在汪益鹤身边的，汪益鹤一点也不知道，见到裘耀和，他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减轻了许多，甚至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不再害怕。

“裘书记啊！老百姓都说你是青天，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他就是县委裘书记，他就是裘耀和？”

“就是他把原来以皇朴人为首的县委县政府一帮腐败分子揪出来的？”

裘耀和看了看围得一层又一层农民，除了悲伤的目光，更多的是气愤。他没有像汪益鹤那样手足无措，目光在无数双惊恐的脸上慢慢移动，脸上严峻得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他突然停住了，收回目光，大声说：“乡亲们，我就是裘耀和，我是一个失职的县委书记，请乡亲们相信我，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处理得让你们满意的。”

五

裘耀和就这样走着，只是他的脚步比平时慢多了，往日他总是独自一人走在众人的前面，没有人能够赶上他的脚步。现在他目视前方，脚下的步子沉重而缓慢。汪益鹤跟在他的身后，奇怪的是刚才混乱的场面，渐渐地平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裘耀和的身上。这时，眼前出现那么多头上戴着白色孝帽，身披白布的农民。顿时，那些悲惨的骂声、哭声、叫声直冲他的耳朵，悲伤的场面让裘耀和有些吃惊，自然他也是第一次处理如此棘手的大事。他看看这些向他哭诉的人们，哭声震得脚下有些晃动，场面异常紧张悲凉。好像一枚炸弹，一触即发。裘耀和突然觉得凉凉的液体从鼻翼两旁流了下来，到嘴角时，他觉得有些苦涩。他感到自己身上有多么重的担子啊！群众的情绪亟待稳定，死者的亲人等待他的安抚，县委、县政府的委托要他去实施。甚至想到临上任时市委书记郭玉顺对他的嘱托：“搞好这么大的一个县，不单单是经济要上去，干群关系、群众利益……”想到这里，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可是他的心脏就是不听他的指挥，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狂奔着。

裘耀和弯下腰，这个九十度的深躬太长，太久。汪益鹤如同木偶一样，跟着裘耀和弯下腰，哭声更响了，不仅仅是那些身披白布的家人，全场都在嚎哭，抽泣……裘耀和终于抬起身子，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一来，把在场的那么多群众都弄糊涂了。

此时，章乔宣还心急火燎地在乡政府办公室坐等汪副书记。他连一点